耶稣 JESUS 作为明镜

——20世纪欧美耶稣小说

Jesus as Mirror

张欣 著

宗教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耶稣作为明镜:20世纪欧美耶稣小说/张欣著.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12

ISBN 978—7—80254—340—9

I.①耶... II.①张... III.①基督—小说—人物形象—文学研究—世界 IV.①I10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35840号

耶稣作为明镜

——20世纪欧美耶稣小说

张　欣　著

出版发行: 宗教文化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44号　(100009)

电　　话: 64095215(发行部)　64095209(编辑部)

责任编辑: 沈　研

版式设计: 高秋兰

印　　刷: 北京金秋豪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权专有　　不得翻印

版本记录: 880×1230毫米　32开本　10.25印张　250千字

2010年12月第1版　　2010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54—340—9

定　　价: 30.00元

序　言

其实，为张欣的这部专著作序，我算不得最恰当的人选，张欣的这部专注于基督教文学研究的著作，原本应该由中国人民大学的杨慧林教授这样的专家撰写序言。虽然，在现如今的社会道德氛围里，那种肆意抬高、曲意逢迎的言词频频出没于序言中，早已是司空见惯了。但我一向认为，但凡专业的著述，只应当有专业的评论相应。绝对容不得外行冒充内行，随意撰写一些或故作高深、或谬托知己的词语。不过，如今的世道是能者多劳，越是能干的越是忙。据张欣说，实在是在满北京请托了一大圈而终于无计，才邀我出山。也正因为在下早已退休赋闲，反倒有了时间，可以充当“廖化”这样的角色，勉为其难地为这部著作写一点什么。

如果只是依靠一些儿关于基督教的大致知识，浏览

过几本涉及天主教、东正教以及新教、犹太教的书籍，是远没有资格来谈论这部二十世纪欧美文学中耶稣小说专著的。若是要强说，便十足是冒充内行了。因此，我只能说我自己知识范围之内的话题，而且有理由认为，这些话题是颇值得一说的。

首先想到的，是关于学术专注度的话题。这原本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然而在今日空泛浮躁的氛围中，它的严肃性异常尖锐地突出了。张欣是我带过的第一个研究生，刚进校门的时候，我问过她的爱好趣向，记得是现代文学，是张爱玲，还有苏青，但是她的本科论文写作中就已经开始接触到基督教文学。入学不久，她在一个老师那里认领了一个关于巴赫金的小课题，大约就是写一个词条。没有想到的是，她竟然一猛子扎下去了，而且越扎越深。进入二十一世纪开端之际，巴赫金在中国已经红过了，不再是一个时髦当令的课题了。此前文学评论界满大街嚷嚷的“对话”啊，“狂欢”啊，此时已经渐渐沉寂。张欣却从这个“过气”题目里发掘出一些她觉得有滋有味的东西。这就是巴赫金所自从来的俄罗斯宗教哲学。我在中年以后才渐渐领悟到，仅仅一门心思地以文艺学、美学画地为牢，在狭窄的所谓“专业”范畴中讨生活，是难以突破的。而放开视野，将文学理论

的课题纳入思想史、文化史、学术史的范畴，作“考镜源流、辨章学术”的工作，恰恰是我本人乐见，而且也的确曾经身体力行的事情。所以很自然地赞同张欣将它确定为硕士论文的选题。不凑巧的是我在那个时期身体状况一塌糊涂，没有能亲力亲为再深入地钻研进去，给学生一些指导。但是，我知道张欣的读书进程，也在交谈中了解到她在研究中的认识进程。如果平心而论，这篇硕士论文在文字表述上还存有些许青涩之处，但是不夸张地说，张欣对于别尔加耶夫这些个俄罗斯东正教哲学家的了解，尤其是对于作为巴赫金最重要的研究对象——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了解，做一篇硕士论文是绝对足够的了。而张欣的收获，远不止是在巴赫金研究上有了新的拓展，而且为她后来的基督教文学研究做了比较踏实的铺垫。作为一个有所得的佐证，就是参加了这篇论文答辩的周启超先生——我们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理论室的室主任，事后正式邀请张欣携论文出席了巴赫金的学术研讨会。毕业之后，张欣考上了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的博士研究生，师从车槿山先生。可以说，这是张欣在基督教文学研究道路上的新阶段。这部专著就是来源于同样题目的博士论文。如果从九十年代末本科阶段算起，张欣专注于基督教文学已经十年有

余，迄今为止，是否已经磨成一剑，尚未可结论，但是仅就学术专注度而言，可以说不遑多让了。而这种专注度却正是今日“吾家所寡有者”。

其次想要说到的，是一种学风。先不说此种学风如何命名，仅就它通常的表现而言，就是“锲而不舍”，而它的反面则是“浅尝辄止”。就我所知道的张欣而言，她的一个习惯或是长处就是，在读到一本书的时候，知道从注释中或是附录中，寻找到更多的书目线索。然后寻踪追索，找到更多的参考书，再由此获得更多的书目资料信息。虽然不敢说做到了穷尽，但是，大体上心里是有数了。由此再深入一步，碰到的问题、疑惑也就可能随之扩展，逐渐就会出现一份长长的问题清单，而到了这一步，只要功夫下足，达到目标也就指日可待了。具体到张欣的这部专著，麻烦困难格外的多。因为这个领域对于当代中国学术而言还是一块未经开垦的处女地。中文的参考书和论文就少得可怜，要想真的做研究就只能靠外文书籍资料，因为没有看到参考书目的目录我没有法子说出总数，但完全可以想见，她得怎么花费气力去苦苦搜寻那些只能来自于海外的书籍资料。这可真是让人望而生畏！然而，张欣还是做到了。

之所以将话题集中在学风上，还有一个原因，这就

是我们对于西方的了解究竟如何？过去的很长时间里，是隔绝。那么现在呢？开放三十年了，懂外语的，留过学的，不知增长了多少倍，境况应该是大有改善。别的领域我这里无从置喙，但是在文艺学这个行当里，可是长进不大。也许，再扩展一些，超越文艺学范围，也还是存在许多没有法子深究的问题。比如说，我们懂得古希腊吗？好像都还知道，但一深入，比如说，《理想国》和其他一些归在柏拉图名下的文字，哪些其实是属于苏格拉底的，就真的不清楚了。而进一步考究沿着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走向，开辟出后来西方思想史上怎样对峙的两大学派，我们又说不出个一二三了。说到张欣的这部著作，也许是较为专精的涉及文学、宗教学甚至存在主义、女性主义的课题，但是我们也可以不夸张地说，不明白基督教文学，是没有法子谈什么西方文学的。或许，这也正是张欣这部专著的价值所在！

钱　竞

2010 年 6 月 24 日

目　录

序　言…… 钱　竞(1)

绪论:神秘的耶稣形象 …… (1)

第一章　耶稣形象的遗产 …… (30)

　第一节　永恒的福音书 …… (30)

　第二节　中世纪的基督论大厦 …… (52)

　第三节　“历史上的耶稣”…… (83)

第二章　人子…… (109)

第三章　耶稣作为明镜…… (155)

　第一节　成问题的人…… (156)

　第二节　“存在化讲述”…… (169)

第四章　个体的耶稣“言说”…… (188)

　第一节　救世主耶稣 …… (189)

　　一、有限的更新 …… (189)

　　二、《子的福音》与神性抛弃说 …… (200)

　　三、告别形而上学 …… (207)

第二节　羔羊基督 …… (212)
一、耶舒阿与基督教世界观的重现 …… (212)
二、东正教人论 …… (217)
三、《大师与玛格丽特》中的“存在化讲述”
…… (225)
第三节　人子的自我建构与灵性探索 …… (229)
第四节　女性的未来之歌 …… (244)
第五章　叙事的意义 …… (267)
第一节　窘迫的基督论 …… (267)
第二节　走向一种基督教文论 …… (279)
结　语 …… (301)
后　记 …… (306)

绪论:神秘的耶稣形象

为什么是耶稣?

20世纪德国文学中最重要的形象是谁?当代著名神学家、文学评论家卡尔—约瑟夫·库舍尔(Karl—Josef Kuschel)如是说:"是耶稣。"[①]在我们(中国学者)眼中,20世纪的德国应该已经"被世俗化"(secularized),为什么这个古老的宗教人物能够在当代文学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如果说进一步将地域范围扩大到整个西方,这个判断也是基本准确的,就使我们不得不深思这个问题,面对这我们原有知识结构或许无法容纳的并置——20世纪西方文学中的核心形象与耶稣。

偶尔,我们也能够在20世纪的西方文学里认出耶稣的身影:《魔山》中举行最后晚宴的皮佩尔科尔恩,《铁皮鼓》中

① 《德国文学中的耶稣》,*Jesus in der deutschsprachigen Gegenwartsliteratur*,转引自《历代耶稣形象》,帕利坎著,杨德友译,上海三联书店,1999,刘小枫序。

不愿长大的奥斯卡,《愤怒的葡萄》中愤世嫉俗的绥凯,《大师与玛格丽特》里喋喋不休的耶舒阿……但鲜有文学研究者思索,在这个思潮更迭、学说争鸣的世纪中,这位四处出没的幽灵究竟意味着什么。在更多的时候我们放过了这些重要的所指,忽略了西方的宗教史,从我们不习惯信仰的视角漠视这个意蕴深厚的符号。但是,当意识形态的辖制逐渐远去,随着对西方文化认识的加深,承载着丰厚的文化内涵的耶稣必然进入我们的视野。而我们也必须面对这个问题的核心:耶稣形象的神秘性。

另一个相关问题是:20 世纪西方作家们重写次数最多的人物形象是谁?再次令我们意外,不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孔子,也不是恺撒、拿破仑,或者埃及艳后……还是耶稣。以电影为例,耶稣的故事曾多少次被搬上银幕?下表仅是一份不完全的统计。

表一:

中文译名	原名	年份	其它
《圣袍千秋》	*The Robe*	1954	获奥斯卡最佳艺术指导等 3 项大奖
《宾虚》	*Ben Hur: A Tale of the Christ*	1959	获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 11 项奥斯卡大奖
《万王之王》	*King of Kings*	1961	60 年代的好莱坞福音电影巨作
《给我们巴拉巴》	*Give Us Barabbas!*	1961	
《壮士千秋》	*Barabbas*	1962	由 1951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拉格奎斯特(Pär Lagerkvist)的获奖小说《巴拉巴》改编而成①
《马太福音》	Ⅱ *Vangelo Secundo Matteo*	1964	意大利电影大师帕索里尼执导
《万世流芳》	*Greatest Story Even Told*	1965	

① 获奖原因是“由于他在作品中为人类面临的永恒的疑难寻求解答所表现出的艺术活力和真正独立的见解”。

《耶稣传》	*Jesus*	1979	在超过 238 个国家、以 1000 多种语言放映，史上翻译成最多语言的电影，在 176 个国家的电视上播放过。据估计，《耶稣传》被观看和收听总计多达 62 亿人次
《基督的最后诱惑》	*The Last Temptation of Christ*	1988	著名禁片，由卡赞扎基斯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
《蒙特利尔的耶稣》	*Jesus of Montreal*	1989	
《约翰福音》	*The Gospel of John*	2003	
《耶稣受难记》	*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	2004	著名影星梅尔·吉布森执导、编剧，史上最卖座 R 级片
《耶稣诞生记》	*The Nativity Story*	2006	
《传记：耶稣—他的生平》	*Biography: Jesus — His Life*	2005	纪录片
《抹大拉：从羞耻中走出来》	*Magdalena: Released from Shame*	2008	

电影是20世纪最重要的文化现象之一,它既是大众流行文化风向标,也是先锋艺术的载体。虽然耶稣的故事被搬上银幕的次数不及福尔摩斯或者007,但考虑到他的生平故事已经完全定型而且家喻户晓,不像福尔摩斯或者007可以编写续集,这样的重拍次数已经相当惊人。而且,耶稣电影还不止一次创造了电影史之最:翻译成最多语言的电影、最卖座R级片、获奥斯卡奖最多的影片之一……不仅如此,重拍或重写耶稣不仅意味着票房奇迹和年度畅销书,还往往成为备受争议的话题,这其中不仅包括《基督的最后诱惑》和《耶稣受难记》,甚至连《达·芬奇密码》的风行显然受益于它对耶稣生平的大胆设定。

那么,耶稣的故事在20世纪西方文学中被重写了多少次?法国学者贝特朗·韦斯特法尔(Bertrand Westphal)在专著《小说与福音:当代欧洲小说中的福音书变形,1945—2000》的末尾列出了近百部作品,[①]美国学者艾丽丝·波内(Alice Birney)在著作《耶稣的文学形象:一份诗歌、戏剧、小说与批评的国际书目》[②]中列出了一份更为详尽的书目:从1900年至1989年,重写耶稣的小说(包括短篇、中篇、长篇与译作)共有400余部,重写耶稣的诗歌有400首左右,戏剧有

① *Transposition de l'Evangile dans le roman européen contemporain*, 1945—2000, Bertrand Westphal, Limoges: Pulim, 2002.

② *The Literary Lives of Jesus: An International Bibliography of Poetry, Drama, Fiction, and Criticism*, Alice Birney, New York: Garland Pub, 1989.

200余部，此外还有广播剧，甚至百老汇的舞台也用摇滚乐塑造了一位超级巨星耶稣……[①]恐怕没有任何学者能够穷尽这份单子中列出的作品。但我们再次确认了一个确凿无疑的事实，那就是在这个世纪人们对耶稣的兴趣以一种令人惊异的方式延续着。

上面这些事实加在一起，也许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基本判定：耶稣不仅过去是，现在依然是，将来也很有可能仍然是西方文化的核心形象。至少，在当代多元的文化势力中，耶稣是为数不多的最有生命力的形象之一。

这再一次要求我们将他身上的教权印记剥去，以一种新的视角观看他，追问为什么是他，不是圣母马利亚或保罗、奥古斯丁……在这个东方学兴盛的时代，也不是孔子、佛陀，或者穆罕默德。显然，耶稣不仅代表了一个在西方举足轻重的宗教传统，他引起的广泛兴趣昭示他拥有一股巨大的力量与潜能，这个形象竟如此迷人，使不同教派、不同国家，不同宗教立场的人争相书写与阅读。[②] 在漫长的2000年间，他的形象留下了独特的遗产，在今天仍然使人们欲罢不能。

20世纪西方文学中的耶稣重写是一个奇异而神秘的现

① 1971年，美国百老汇上演了美国当代著名剧作家安德鲁·威伯（Andrew Webber）以耶稣为主人公的摇滚音乐神剧《耶稣基督万世巨星》（*Jesus Christ Superstar*）。

② 如劳伦斯、莫里亚克、布尔加科夫、卡赞扎基斯、艾特玛托夫、若泽·萨拉马戈、诺曼·梅勒等。

象。我们期望在这部著作中初步探讨这一现象,分析其成因、特点和给予我们的启示,为认识20世纪的耶稣重写运动提供一种可供选择的阐释。

为什么是小说?

本文以重写耶稣的小说而不是其他文学和艺术形式作为研究对象,一方面是因为重写耶稣牵涉太广,不得不缩小范围,其次也是因为小说在20世纪西方文学中的重要地位。小说无疑是西方近代以来最具优势的文体,它产出量巨大,拥有广泛的读者和极大的影响力。小说也是一种具有鲜明现代标志的文类。小说对文学中现代性的呈现作出了巨大贡献。英国学者伊恩·瓦特(Ian Watt)在18世纪英国小说研究的里程碑式著作《小说的兴起》中,将小说的出现与近现代个人主义的崛起联系在一起,他认为,小说表达了"特定个人在特定时间、地点的特有经验",[①]在小说中,"个体"(即"特定个人")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性。此前,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往往代表某种阶层或特定社会群体(贵族、修道士、流浪汉、朝圣者、骑士……),主人公是此阶层或群体众生相的集合体,个体的特征让位于这一群体的共性。而在小说里,主人公不再附属于他的社会身份,而是追寻其个体超越

① 《小说的兴起》,伊恩·瓦特著,高原、董红钧译,三联书店,1992。

社会身份之上的独立价值。在原来的欧洲封建制度下，人依附于阶层，固定的生活方式对应于程式化的表达，因而近代之前具有小说形态的叙事发展大多依赖于空间的转移而不是时间的推移，主人公多为因某种需要而四处行走的某一类人，如流浪汉、骑士、朝圣者、探险家。在近代小说中，时间成为了决定性因素，岁月的流逝成为小说最重要的坐标轴。小说非常关注主人公在时间中的各种表现。于是，小说主人公如何在存在中对抗时间的逝去，获得超越时间的价值和意义，成为小说中永远的二律背反。由于小说表达了近现代个人主义的兴起，并为个体叙述的建立提供了具体而微的模板（如《少年维特之烦恼》之于歌德时代的进步青年，《克拉丽莎》之于理查逊时代的中下层女性，《简·爱》之于19世纪中叶以来的知识女性的作用等等），所以在新时代大放异彩，规模渐弘，独领风骚。

中国学者黄梅在《推敲“自我”：小说在18世纪的英国》中也提出：16、17世纪以后，西方原有世界观中神设的“众生序列”（the Great Chain of Being）[①] 被打破了，人“似乎成了飘浮的孤独个体，有可能或是不得不重新为自己定位，重新探求并塑造自己的角色和人生意义。”[②]她认为，这努力建构自我身份的个人正是所谓的“现代主体”，后者是小说的核心

① *The Great Chain of Being*, O. Lovejo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6.

② 《推敲“自我”：小说在18世纪的英国》，黄梅，三联书店，2003，第7—9页。

主题之一。[①] 小说的兴起伴随的是欧洲社会中基督教信仰逐渐衰落的所谓世俗化的进程。在此之前,基督教的“宏大叙事”(Great Narrative)容纳了世界的起源与人类历史的走向,个体通过信仰参与这个大叙事,个体生命的终极追问在其中获得解答,分享“宏大叙事”的意义。“宏大叙事”的衰微导致个体多元“小叙事”的兴起,出现了多种声音、多元叙事,这种变化在小说中表现为个体突破阶级、财产、地位乃至性别的局限,作为主角,在复杂的社会空间中建立自己的“小叙事”的过程。所以,小说叙事探索个体经验,并建构个体意义,适应现当代社会人们的心理需求,是小说在近世之所以成为压倒性文类的内在原因。

作为20世纪西方文学的强势文体,重写耶稣的小说突破了宗教禁区,讲述此前神学家、学者才有资格言说的耶稣,“宏大叙事”的主人公成了个体言说的对象。这种讲述也使耶稣形象摆脱僵化的宗教符号,成为充满鲜活生命力的个体。由于小说叙事与“现代主体”建构的内在联系,耶稣小说不仅探索了“现代主体”的构成,并且也为这个主体的建构提供了新的维度。

尤其有趣的是,最初建构耶稣形象的文本——福音书——最接近的文体也是小说。讲述的形式和想要表达的内容是不可分割的。福音书缔造了耶稣这样一个独一无二的

① 《推敲“自我”:小说在18世纪的英国》,黄梅,三联书店,2003,第7—9页。

形象，赋予了他无穷的阐释性。耶稣小说可以说不仅在内容上，甚至在形式上继承了这种个体言说的讲述方式，当然还添加了一份20世纪的色彩。

何为“耶稣小说”

“耶稣小说”即重写耶稣的小说。文学中出现的耶稣形象各式各样，在近现代散文叙事中，至少有三种不同的复现耶稣形象的文学体裁：

第一种是耶稣传记。包括严谨的学术研究，如19世纪德国学者施特劳斯(David Strauss)的《耶稣传》，和传记文学，如19世纪法国学者欧内斯特·勒南(Ernest Rénan)[①]的《耶稣的一生》。耶稣传记主要指对福音书耶稣故事的非虚构性重写。在20世纪有德国著名传记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Emil Ludwig)[②]写作的《人之子——耶稣传》等。

耶稣传记普遍受到所谓寻找“历史上的耶稣”(the quest for the historical Jesus)运动的影响，这个命题由启蒙时期的德国神学家提出。他们尝试将历史上的真实耶稣与基督教传说中的救世主分开，重新找到作为真实的历史人物耶稣。这场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使耶稣逐渐脱离了符号化的宗教形象，具有了历史性。

① 欧内斯特·勒南：1823－1892，法国哲学家、历史学家与宗教学家。

② 艾米尔·路德维希：1881－1948，德国传记作家。

1863年,勒南出版了故事性的人物传记《耶稣的一生》,首次为欧洲文化阶层提供了人文化的耶稣形象,塑造了第一个受到人们广泛关注、非正统的耶稣形象。勒南自述他的创作方法:“为了努力使昔日的伟大灵魂再度活跃起来,某些预言和推测是必须采用的。”[①]所以他描写耶稣生平时采用了比较自由的创造性联想。这种以现存史料为骨架,由作者注入血肉的创作方法,成为当代小说从非正统视角用虚构的方法重写耶稣的先驱。

勒南在20世纪的后继者路德维希在传记《人之子——耶稣传》中也说道:“我这里所描写的耶稣的言行,福音书的章节里都有,只是在表达的观点和方法上,在以言和行连接起来的思想之桥上,作者必然地被赋予自由想象的空间。”[②]重写耶稣的小说不仅效法了勒南和路德维希的写作方式,而且采取与他们相似的立场——与当代经验联系,用纯粹人性的方式描写耶稣的内心冲突、克制与决断。路德维希认为:“打开他(指耶稣——笔者注)本性的钥匙……是在他的那颗人性之心里。”[③]耶稣传记突破了教会对耶稣的传统解释,削减了这个形象的神圣性,同时使人文化的耶稣形象深入人心,这一切都为当代小说的虚构重写铺平了道路。

---

① 《耶稣的一生》,欧内斯特·勒南,梁工译,商务印书馆,1999,第41页。

② 《人之子——耶稣传》,艾米尔·路德维希著,张新颖译,南海出版公司,1998,第6页。

③ 同上,第7—8页。